

長師 ~~家~~劉 · 長軍齡夢郝

記日中陣



行發社作合版出日今

版出社版出時戰

1938·1·初版

預立遺囑

郝劉在山西前方督戰，於十月十六日午後三時先後殉職。郝氏於九月十五日由漢出發前，曾書有遺囑。文云：「此次北上抗日，抱定犧牲，萬一陣亡，你等要聽母親的教訓，孝順汝祖母老大人。至於你等上學，我個人是沒有錢，將來國家戰勝，你等可進遺族學校。留於慧英，慧蘭，蔭楠，蔭槐，蔭森五兒云。郝爲河北藁城人，四十二歲，母妻均在漢口。劉爲武昌人，四十三歲，身後均甚蕭條。」

郝夢齡戰地日記

十月一日「星期五、氣候晴、溫度七〇」。

早起電話孔旅長及聞師部到石莊附近，準備今夜登車。飯後乘馬到寶壩車站，因無車，至高遷李團長處，并約王旅長同登車到石莊，而令李明日到大鄉村登車。十二時到石莊，仍住慎新飯店。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，據云，衛××部亦開山西。又到閻司令處。復到石門謁林廳長，據云，委座以山西重要，令閻部援晉，商部守平山嘗城線，將來孫部守娘子關。臨行，林面諭今夜開出兵車八列，而後運輸後部。歸來有多數鄉親逃出來找，無法爲力。原定今夜返家一行，因無汽車作罷。十一時三十分登車，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。正太係初次走，今夜入山西境。兩月來行軍，經過六省。

十月二日「星期六、氣候晴、溫度七〇」。

早七時到陽泉。此處產大煤，名冠全球，并有鐵礦。停車三十分，士兵買熟給養，一元五斤饅首。十二時到榆次。途中接到警報，停車樹林內。午後二時始抵太原。平嵩票車九時餘，兵車行十四小時。下車住山西飯店，當謁陳雪軒院長，老友魏郁周來陪，對晉方一切情形甚熟。午後七時到綏署謁朱參謀長，賈祕書長，閻總司令長官。而後又與徐子忱通電話，聞石莊今日敵機轟炸甚重，三二四團已開去，師部各處勉

強通車，給養被炸，傷兵二名，留石醫治。午後老友劉律初來談此次晉北失利，李慕顏被扣經過，今夜朱參謀長來催，先開三列車至原平。

十月三日「星期日、氣候晴、溫度六十五」。

早起與陳團在車站談話，又到東關街與孔旅官長訓話，大意謂此次戰爭，爲民族存亡之戰爭，只有犧牲，如再退却，到黃河邊，兵卽無存，那有官長。此謂我死國活，我活國死，定要實行連坐法。完畢，敵機來襲，卽就近在空地內躲散。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，與老友王飛鵬談晉軍情形。歸來劉師已率師部人員到，決定今夜北上督戰。又率劉王等到綏署與前方王旅長電話，知已到忻縣前方，姜旅守原平，又發現敵情，就開車到忻口鎮下車，而後再徒步前進。又謁閻朱，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。

十月四日「星期一、氣候晴、溫度六十五」。

今上午零點三十分，到正太車站登車，轉同浦路車站，魏劉送行。至上午四時始開出站。至高村因上坡機車力小不能行，留下三輛。而後將到平社，敵機八架又來襲太原。過平社車站，曾停數列車，未擲炸彈，當在此地下車躲避，并令官兵做飯。至午後四時三十分始開車，六時到忻。下車有楊澄源軍長派參謀等候，卽赴該軍部。八時與楊軍長談，據云，前方戰况甚佳，又借電話與綏署朱參謀長報告，軍隊到達位置，及王旅李團便衣隊在平地泉與敵便衣隊接觸，傷三名。九時開車，機車又壞，連換兩川次始開出。夜十二時到忻口，與王旅長談前方情形。

十月五日

「星期二、氣候晴、溫度六十度」。
〔早冷午熱暖夜涼一日有四時之氣候〕

早三時，戴團長來。六時孔旅長來。在忻縣車站領棉軍衣五千一百套，官長三百餘套，馱子一百二十四，平分兩旅及師部各處。七時，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，又過河到二團團部。據云，今晨之砲，係該部自放之砲。午後一時歸，×總司令派來李高級參謀視察。據云，××師已到太原，今日由太原步行出發，明夜或可到忻縣。到齊後，以備出擊。接×總司令來電云，崞縣之敵，有向後撤退之模樣，按各處情況判斷，不確。午後四時，敵又以大砲唐克車及飛機轟炸之下，仍攻原平甚急，并敵騎一部，到我陣前，十餘次警戒及偵察。棉軍衣已發足，馱子尚差半數，如齊取，而後行動較便。

十月六日「星期三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五。」

早六時起床，擬遷入洞內辦公，沿河視察地形，見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領。到與河舖，敵機偵察之後，轟炸原平。自晨至午，敵攻原平西北方甚激烈。午間電話不通。雁關援隊到此，因等候彈藥，直至七時始出發。接閻總司令及劉書霖電話，××軍接右翼陣地，××師接奇村鎮。九時三十分與姜旅副官長通電話，據云，仍固守土圍，因西北兩關，較城內地勢高，恐不易守，希望我師派隊夾擊。當派李團長率兵兩營，送崔團進城，及保護彈藥事。回憶援助蔚縣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，此次乃可援助。

，及解此圍。前者係內戰，此次係國際戰，較有功於國多多矣。或因李服膺槍決，晉高級將領早具決死之心。

十月七日「星期四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。」

早起王參謀長由并歸來，據云。在并參加軍事會議，部擬朱×，衛××，楊××分任三路總司令，候集中完畢後，開始向當面之敵攻擊，今晨與原平姜旅送彈藥十車，未送完，敵來襲，又失去半數，并丟汽車五輛。×軍戰敗過來，胆小如鼠，如中央軍不到，恐敵已到太原矣。劉書霖已到宏鎮，取得聯絡。午間到孔旅長處，相距甚遠。晚飯同鄉靳××來，彼任陽明飛機場站長，此次亦丟汽油兩千箱。原平之米，又被敵食，因糧與敵，軍家所忌，聞保定易州亦如是也。六時與王團官長訓話，今日拔到晉山砲××，中央平射砲××到忻口。

十月八日「星期五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五。」

早起擬與劉軍長同赴太原，接郭寄嶠電話云，衛日內進駐忻縣，不必前來。早飯後同劉師長沿河邊經興河舖官村南懷化趙各莊劉家莊（實地劉村）張家窩金門舖巡視一週，約四十五里。歸來接王師長通報，八日早三時，敵入崞縣城內，該部因傷亡過半，已退出城外，在河東岸××。七時山野砲約十門退至河東岸。擬令明晨過河。將此情形轉電閻總司令朱參謀長，電云，原定集中完畢，即行進攻，刻崞縣又失，改先守勢取，將工事及陣地內通訊先後設備好。接閻作戰命令，翼左軍友×××師，以奇

村永興爲界，右翼友軍××師以滹沱河爲界。

十月九日「星期六，寒露氣候晴，溫度六十五。」

早六時同劉師長王旅長王參謀長，到河東岸看陣地，見陣正面過寬，右翼××聯絡亦不確實，擬將陳團長再率×營過河，不過左翼友軍，尙未取得聯絡。十時據某團附到此云，×軍長率部××人已到河東大慕村，當將此情形轉朱參謀長矣。午後接到×總司令令，本師担任之正面縮小，令陳團長率步砲各×營，到河東岸，以鞏固忻口鎮正面。據通報崞縣到有敵萬餘人，并在東關架橋。午後五時×軍×砲×門過河，因上午敵機在渡口投彈四枚，傷×砲連班長一人，又接×令，×砲兵×團歸余指揮，（畧）。下令，以二分之一人數，進入陣地，嚴加戒備，防敵再犯也。

十月十日「星期日，氣候早晴午後陰，溫度六十五度」

今日爲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，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，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，我們太無出息，太不爭氣了。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，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唐克車數輛，幸已有準備，將小橋折斷。車停橋上，派兵××出擊，將該橋上汽車燒燬，餘車退去。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平，此時又接×令，姜旅留予指揮，如早日出動，決無此事。午間接×部長途電話，令與姜聯絡。後午六時，×總司令來忻口，到×看陣地，歸來到部，談甚久，而後回忻縣。候裝甲車到，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游擊，并與姜旅連絡，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。

十月十一日「星期一，氣候陰多風，溫度六十度。」

昨夜風雨交起，二時三十分接×總司令令，派有力部隊，驅逐原平以南之敵，解姜旅之圍，即令三團×團長率兵兩營。三時出發，裝甲車未到，王營拂曉到平地泉，聞原平砲甚烈。九時有潰兵出城，恐此時城亦不保，午間接郭寄嶠電話，姜旅仍固守東半城，士氣亦壯，決定今晚攻擊，部署以三團分兩路前進，六團跟進，五團俟到原平後再跟進。見燒燬之敵裝甲車，戴有飛機汽車多數零件。午後三時，接王團長報告，我裝甲車過小官道，在北三泉之敵，用輕重機槍射擊，並唐克車十餘輛，及小砲向我射擊。晚飯後即開始動作。接郭季嶠電，×到并請示閻長官，××××，有改戰略之意。

十月十二日「星期二、氣候晴、溫度五十二度」。

早飯後到陣地，時有飛機來擾。歸來下令確實進入陣地。午後六時據砲兵團長報告，敵分三縱隊用唐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，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陣地前進，又一縱隊砲兵一營向永興村前進。七時到前方，正敵機向我射擊甚烈，當令沉着應戰，非有命令不退。九時歸來，砲兵團長報，恐石莊不保，孫退娘子關。如此，祖墓已淪亡矣，痛心已極。恐明晨敵拂曉攻擊，除與前線孔旅補充彈藥外，令×××師一團，明早進至界河舖，陳團到橋邊，以便支援王團，準備出擊。又原平姜旅崔團長到，悉姜旅長已陣亡，實爲可惜。該旅傷兵等，代爲收容，與朱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，又與劉軍

長通話。

十月十三日「星期三、氣候晴、溫度五十二度」。

昨日正在前方督戰，歸來見有受傷官長，始悉南懷化×××團陣地已突破，即令李師派兵一團由金川舖往援，另將界牌河之預備隊增援，并同李師長督戰，將×××團收容訓話，仍繼續抗戰，將原陣地稍向後撤，歸來向×報告，想設法補救，請先將傳××撥一旅，以便晨拂曉攻擊。是夜陳軍長×來此間會商此事，派于旅同往，直至夜間三時始到，即向西方高地佈置。至五時到，即向南懷化出擊。連日晝夜炮戰甚烈，五日來已傷團長一員，營長五員，連長二十員，士兵數百名。

十月十四日「星期四、氣候晴、溫度五十度」。

早三時上山，五時開始向南懷化，新陳莊出擊。×××團在前，晉軍在後，限三小時攻下。一時後即達到目的地，因傷亡過重，兩翼未動，故仍在原陣地。一三〇〇高地，亦到有敵人，令××師恢復。今日督戰，李師長負傷，戴團長負傷，官兵受傷過多。往日見傷兵多愛惜，此次專爲國犧牲，乃應當之事。午后四時返部，與陳軍長商定晉軍四團，明日出擊。開一三〇〇高地有失去說，右翼劉書霖，亦有戰事，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，三時將陣地分配完畢下山，李××今日到晉。

十月十五日「星期五、氣候晴，溫度五十二度」。

一夜炮聲未止，我晉軍由前進陣地出擊，亦未成功，又退回陣地，兵有潰樣。……

三〇〇高地之情況，仍如昨日，早飯后仍在第一綫督戰。

劉家祺陣中日記

十月一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度，」

今晨由寶姬之北陳村出發，乘馬至高遷車站，晤東垣浣生諸兄，旋由高遷乘車來石家莊，東垣兄亦隨來。「頃奉令我師開赴太原，」三時到石家莊後，謁林蔚文衛俊公及寄濟諸兄，因衛部亦向太原開拔，故軍長偕衛郭等赴行營謁林××商洽開太原事。師部各處今晨九時由北陳村出發，午後五時到達石家莊。軍長今晚十二時乘第二列車赴太原，孔旅今晚已開拔完畢，王旅由明早十時在大郭村（距石家莊十五里）上車，向太原出發。師部各處。規定明晚由石家莊出發。

十月二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五度」

今早在石家莊師部各處巡視一切，早餐後，赴城角村郭寄濟兄暢談二小時，十五時敵機來襲，計機十九架，將本師之給養車兩輛轟炸，幸米麵未傷，僅車皮炸燬。晚餐即籌備師部上車赴太原事宜。二十一時，第一列車離石家莊赴太原。

十月二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五度」

今早，車到陽泉，仍照前西走，十三時抵太原，下車赴山西大飯店，謁軍長，并隨其赴綏署謁朱參謀長及閻司令長官後，並電話王××旅長（此時在忻縣）。對前方敵人注意，回大旅館後，有劉律師魏文華來晤，多年老友，暢聚一時，真可樂也。十二時，隨軍長乘同蒲車北進至晉北忻口鎮。

十月四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度」

今晨在車上仍然前進，因敵機時來空襲，白天車不能行，即在平社車站下車，避敵機空襲。於十五時再上車，二十三時到達忻口鎮。有王××旅長在站台來迎，隨即與東垣兄赴忻口鎮村內商談本師將來抗敵諸事件。十九時，火車路過忻縣，適有楊軍長派參謀來迎，予即隨軍長下車。進忻縣城內，拜晤楊軍長，細談崞縣平原敵我情形。

十月五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度」

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鎮一帶山地偵察地形，十四時方返師部。適衛總司令派李國瑞高級參謀來部聯絡一切。十七時送彼乘車返太原。

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，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。

十月六日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五度」

今早起床後，隨軍長赴滹沱河邊偵察地形，並察看工作事。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，故在忻口鎮北各小山洞避飛機。原平危急，姜旅勢不支，今日午後有崔團赴原平增

援。本師派兵兩營護送，並有接濟該旅之彈藥汽車十四輛同赴原平。衛××黃××傅××等明來此視察。本師官兵對外構築工作事，頗不努力，諸多不能按照要領者，予深憂之。良以平時養成不振作之精神，一旦整飭，非易事也。今後對敵作戰之精神，如不決心具有必死之觀念，絕難獲勝。本師官兵養其萎靡精神，賞罰不明，對敵作戰，實深憂之。

十月七日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六度」

今晨起床後，敵機即來偵察。早餐後予即赴雲中橋附近視察地形，並察看工事。十時回師部，西生兄由太原來此，偕彼赴雲中橋一帶視查情形，直至十五時方歸。今日主任公署派來了步兵炮一連（六門）又山砲一營。十五時隨軍長赴雲中橋附近，對第五團官長訓話，指示軍紀整飭及對日作戰諸要領。衛俊公等今日未來。

十月八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度」

今早，偕雪生兄赴五六團陣地巡視一週，早餐後又隨軍長赴本師全陣周巡一週，直至十八時方歸。晚餐後始知忻縣失陷，潰兵來此者日衆，常即用電報報太原。

十月九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八度」

早隨軍長渡河至六團一營巡視。早餐後又偕雪生兄赴界河舖偵察砲兵陣地。在途遇飛機來到，下彈數枚，傷我防禦戰車砲班一長名。

近日來頗感不適，由南北入，生活不習慣，一也；服務不能隨心所欲，二也；日

見漢奸之多，軍隊之無能，三也。我之心胸不寬，較前稍有進步，然仍有未盡然者，爾後須力改前非，察言觀色，絕對要有涵養，勿浮躁，以免爲人所輕視。大敵當前，須虛心籌劃，以克強敵。蓄志如此，不卜將來如何，但權威不立，有志難伸，奈何。

十月十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度」

今早二時，我前進部隊，被敵裝甲汽車襲擊，結果被我張營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。我部開始作戰，有如此勝利，誠屬難得。予卽獎賞該連官兵。早餐後，赴界河舖陣地巡視，適值敵機來襲，予卽避於浣生團部後面大洞內。返師部後，敵機又來空襲，並未下彈。晚餐後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，予隨軍長引導，赴前綫巡視一週後，卽返師部。衛郭亦來暢敘一切。二十二時方回忻縣。今日國慶，天氣晴和，開始作戰，卽獲勝利，將來之結果，決得美滿，吾自努力以掙扎此戰爭，庶不負國家之培養。

十月十一日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六度」

早偕雪生兄赴陣地巡視。早餐後派王團之一營，隨裝甲車赴前方搜索結果，晉之裝甲車，係臨時編成，不知戰法，以致爲敵打倒一輛。我王營之一連，亦受傷多人。十六時得前方消息，原平失陷，以故此地受驚。本晚卽令第三團與張營將板市一帶陣地佔領，並澈夜進攻。敵頗頑強，凡在夜間，日本兵安眠，僞滿蒙軍守衛警戒。其戰法先以大砲轟擊，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，而後再隨之以步兵。其步兵雖不大勇敢，而

其輕重兵器頗優良，我與之抗，若不十分沉着，絕難抵禦。日來對官兵訓話，多注重此點。

十月十二日「氣候晴，溫度七十五度」

早在部辦公，早餐後，隨軍長赴第四團陣地巡視。今日敵機時來偵察，我陣地前敵人，日漸增加，故我之部署，須重新配置。晚餐後，隨軍長赴雲中橋北方前進陣地，晤王香圃團長及張清濱營長時，敵向我夜襲，以致前綫步兵槍聲隆隆，經一時方罷，予始回部。

十月十三日「氣候晴，溫度六十度」

今日傅××派陳××率六團兵力來援，軍長偕李師長於半夜赴陣地，恢復舊懷化陣地。結果以左右連絡不周，致未收復，而李師長負傷。

(完)

殉職之經過

第九軍參謀長王冠，秘書長程桂山，五十四師政訓處長李澄瀾等，談郝劉在晉北抗戰殉職經過。據云，自蘆溝橋事件發生，該軍尙遠戍黔境。適郝劉二公奉命赴蘆受訓，曾一再請纓北上抗戰。及抵石莊，郝劉兩公均願死守據點，嗣以晉北戰事緊張，

乃奉調至太原北方一百九十里之忻口鎮禦敵。到達之日，即曉諭官兵與陣地共存亡，故自十二日起，敵曾以飛機大炮坦克車向我陣地猛攻十數次，然士卒抱定犧牲決心，屹然不動，敵終未得逞。迨十五夜，我某高級指揮官，曾親臨陣地，嘉慰備至，並令郝公指揮七個旅，由正面向敵夜襲，左右翼同時出擊策應，期收夾擊之效。夜二時，郝公親臨前綫，身先士卒，揮兵前進，連克數山頭。其時劉公亦以指揮左翼之王旅前進，後隨郝公督隊前進。迄五時餘，天已微明，郝公思天明我新陣地受敵砲火威脅，不能鞏固，不如乘勝直追，將殘敵殲滅於俄頃，以期一勞永逸。遂更揮兵奮進，敵陣紛亂，乃以機槍溜彈掩護後退。是時郝劉二公已臨散兵線之前，距敵僅二百餘米達，郝公中敵槍彈二粒倒臥，劉公頭部初被擲彈筒炸傷一處，後亦中機槍彈數粒登時倒臥。及特務連士兵將二公救護離陣，均已魂歸天上，作壯烈之犧牲矣。是役我方傷亡固大，然敵方傷亡尤倍蓰於我。雲中河南岸之敵，已完全肅清，南懷化之陣地亦曾奪回，有裨於戰局甚大，後死者能蹈二公之血跡邁進，殘敵不難殲滅也。

委員長祭文

蔣委員長祭郝劉二公文云：「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，第九軍軍長郝君錫

九，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君錚磊，殉職於晉北之大白水。越八日，於二十四日靈柩達漢皋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爰爲文以祭之。其詞曰：嗚呼，島夷蛇豕，薦食上國，旣噬台鮮，復攫東北，貪婪無厭，兵壓平津，陷察攻晉，謂我無人。矯矯郝君，一軍獨領。身先士卒，縱橫馳騁。劉君繼蹤，如影隨形。我師生力，萬鈞雷霆。方其赴敵，寧惜一死。挺身殺賊，誓雪國恥。槍林彈雨，與寇偕亡。士氣大振，無忝炎黃。嗚呼！寄生天地，百年瞬息，正命沙場，垂生無極。惟念二君，千里庭，九原有知，遺憾歎歎。家室子女，存問所夕，凡茲善後，生者之責。神泉禹甸，寸土寸舍，有寇無我，人同此心，仗茲精誠，虜入吾掌，一尊英靈，尙其來享」。

輓郝劉二烈士

殉國於晉北之郝軍長夢齡與劉師長家祺，靈柩於廿四日運抵武昌，蔣委員長及何行營主任成濬，均有輓聯悼之，茲錄於下：

蔣委員長輓郝軍長聯云。

「以身許國，特勵精忠，况爲生存自由而戰。

不恤其家，必摧疆虜，足增袍澤民族之光。」

輓劉師長聯云。

「禦侮竟捐軀，衛國洵爲天下重，

糜身能扼敵，裹屍如見九原心。」

何行營主任輓郝軍長聯云。

「鞏洛共馳驅，謀勇兼資，早識雄才饒將略。

張南媿壯烈，精靈不昧，忍揮清淚吊國殤。」

輓劉師長聯云。

「運長策，決沈機，克奏殊勳，宜矜式乎袍澤。

振綱常，扶正氣，終完大節，是有功於國家。」